

夏士元著

基爾高



開明書店



我們的書第二八種

高 爾 基

夏 士 元 著

開 明 書 店

高 爾 基

每冊售價人民幣1,500元

庚(士1102)

著 者	夏 士 元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)
印 刷 者	國 光 印 書 局 (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(北京絨線胡同63—67號)
各地分店	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1951年4月初版(1—20000)

18P 32K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

高 爾 基 像

列寧聽高爾基念他自己的作品



高爾基和斯大林



一八九二年九月的某天，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坐在「高加索日報」的編輯室裏。編輯先生是個瘦瘦的老頭兒。他讀完了手裏的稿子——那個青年寫的一篇小說，驚奇的打量着這位衣衫不整的青年。

「好，」那老頭兒說。「可是題目下面沒有署名呢！你是誰？」

他是誰呢？——那個青年想了一想說：「就這樣寫吧：高爾基……瑪克西姆·高爾基。」

「高爾基」，這個名字你一定很熟悉。你也許讀過他寫的小說和劇本，或者，你曾經聽到誰提起過他的名字來。再不，你只要走進書店，走進圖書館去瞧瞧，書架子上好些大本的，小本的，小說，劇本，封面上寫着：「高爾基著」。高爾基是俄國，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作家之一。大家都稱他為「革命文豪」；因為他不但用他的筆，並且親身參加了俄國的革命運動。在這本小冊子裏，我們打算說一說高爾基一生堅苦的奮鬥；說一說他的作品怎樣影響了俄國的、影響了全世界的——也影響了我們中國的勞動人民的解放鬥爭。

童年

高爾基原來的名字是「阿列克賽·瑪克西莫維奇·彼希可夫」。彼希可夫是他的姓；阿列克賽是他的名字；瑪克西莫維奇是「父名」，表示他是瑪克西姆的兒子——他父親就叫「瑪克西姆·彼希可夫」。「瑪克西姆·高爾基」是他第一篇小說發表的時候給自己起的一個筆名，意思是「最大的痛苦」。

高爾基的父親是個細木工。關於父親，高爾基知道得很少。外祖母告訴他：他祖父是個削職軍官，虐待他父親跟虐待兵士一樣。他父親受不住鞭打，只得逃跑；前後一共逃跑了五回，每回都給抓了回來，鞭打個半死。直到那殘暴的老頭子死了，他父親纔永遠離開了家，到處流浪，最後到了伏爾加河邊的尼幾尼城，在一家細木作裏學會了手藝，之後就成了家——新娘是洗染鋪老闆的女兒。

高爾基出生在一八六八年。他跟父親母親住在外祖父家裏。外祖父和兩個舅舅都厭惡高爾基的父親，甚至想把他父親害死。有一回冬天，他們把他父

親推進了伏爾加河面上的一個冰洞裏。對於這件事，高爾基的父親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他帶着妻子和孩子悄悄的離開了尼幾尼，一家人沿着伏爾加河走到了阿斯特拉罕。在那兒，高爾基的父親找到了職業。

四歲那年，高爾基害了場霍亂症。他父親小心的看護着他，誰知自己也傳染上了這兇險的疫病。結果，疫病把高爾基留下了，卻帶去了他的父親。高爾基記得：他父親穿着件白色的長袍，攤開了兩隻赤着的腳，躺在地板上，眼窩深深的凹了下去，牙齒露在嘴唇外面，教高爾基看着害怕。母親和外祖母在一邊哭泣。外祖母喃喃的說：「就這麼死了——還沒到死的時候呀！」——這是高爾基記憶中的第一個深刻的印象。

外祖母是特地從尼幾尼趕來的。高爾基的父親下葬過後，外祖母就把高爾基母子倆帶回尼幾尼去。他們乘了船在伏爾加河上航行。灰藍色的河面上，陽光在閃爍，紅葉在漂浮，青山好像披着華麗的衣服，兩岸的村鎮好像一堆堆的玩具……鮮明的秋天的景色使高爾基快樂，驚奇。這四歲的孩子還不明白，父親的死在他、在他母親是多大的不幸；更想不到日後他要過的，是怎樣的

一種日子。

外祖父家的生活是可怕的，他們一家人——外祖父、舅舅、舅媽們——老是吵吵鬧鬧的過日子。爲了一點點兒小事情或是一分兩分錢，他們就爭了起來，跟着就開罵，甚至開打。他們一邊祈禱，一邊咒罵，一邊教訓人，一邊作弄人。他們時常喝得爛醉，時常鞭打孩子們。在那個小城裏，幾乎每家人都這樣生活着。幼小的高爾基厭惡那樣的生活，也厭惡那樣生活着的城裏人。

外祖父一家人也厭惡高爾基。他母親以爲父親是他害死的，因此不很愛惜他。用溫暖的愛來撫養他的，只有外祖母一個人。外祖母是個和善的老婦人，她熱愛大自然的景色，她喜歡替別人擔憂。她常跟高爾基唱一些民間流傳的古老的故事詩，講一些憑自己的好心腸編造出來的故事。高爾基靜靜的聽着，故事裏的英雄、強盜、公主、妖魔……一個個都出現在他眼前。外祖母的嘴是高爾基的第一本書——一本沒有寫下來的，卻是他一生最喜愛的書。

還有一個老婦人也常給高爾基說故事，說的是暴虐的地主、愛錢如命的商人、貪贓枉法的法官……這些人和故事全都是高爾基熟悉的，他日常看到的就

是這些。可是他相信，外祖母的故事裏的好人一定也是有的。他想逃出這陰暗的城市，走得遠遠的，去找那些故事裏邊的好人。

外祖父逼着高爾基讀書，課本是聖詩和祈禱書。高爾基記住了不少古怪的字，但是這樣的課本實在引不起他讀書的興趣。這時候，他母親再嫁了。母親覺得，教育高爾基應該是她的責任，因此把高爾基領了去，送他進了學校。

在後父那裏，高爾基沒有住多久。後父是個賭棍，脾氣壞透了。他時常打高爾基的母親。有一天，高爾基看見他母親跪在地上，後父用腳朝着她的胸膛亂踢。他氣憤極了，抓起把小刀就向後父的背上刺。要不是他母親把後父推開了，這一刀準會戳穿後父的肋骨。闖了這一場大禍，高爾基又被送回外祖父家去。

這時候，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經分家了。高爾基進了專給窮人念書的初級學校。每天下了課，或是逢着星期日，他就去拾垃圾，揀些牛骨頭、爛鐵、破布之類，換了錢交給外祖母。外祖母接着錢，幾次都感動得流下眼淚來。同學們卻譏笑高爾基，說他渾身是垃圾臭。

高爾基厭惡那個學校，可是他的功課還是很好。他得到了獎品——三本書和一張「成績優良」的獎狀。他在獎狀上塗了一行字：「我們的豬的學校」，交給了外祖父；賣掉了那三本書，把錢交給正病着的外祖母。

老師和書

十歲那年，高爾基的母親害肺炎死了。外祖父家遭了破產。高爾基不得不去學生意了。

開頭，高爾基在皮鞋鋪裏當學徒。他每天只忙些砍柴，洗碗碟，擦地板，買東西之類的雜差。別的學徒時常作弄他，師父們老是找他的錯處，爲了好罵他、打他。有一回，他倒翻了一鍋湯，把手給燙壞了。他的傷好容易纔治好，皮鞋鋪老闆卻不肯要他了。

高爾基又到繪圖師家裏去當學徒。情形還是一樣的壞。繪圖師的母親是高爾基外祖母的妹妹；她可不像姊姊，性子非常刻薄，一天到晚逼着高爾基忙個不停，直到深更半夜，還不讓他休息。高爾基只有逃跑了。他一個人在伏爾

加河邊流浪。碰巧有艘輪船要找洗碗碟的工人，就把他找上了。

要洗的碗碟真多，高爾基仍舊一早忙到黑，可是比起當學徒來，新工作要快活多了。從船艙望出去，平靜的河流，兩岸的森林、山峯、草原、城鎮，一幅一幅天然的圖畫使他想起他外祖母說的那些故事來。並且在那船上，高爾基遇見了他的第一位真正的老師，這位老師使高爾基終身愛上了書。

這位老師是個廚司，他有很多書，愛書愛得着了迷。他說：「一個人想長得聰明，得多念點書；越多越好。念呀，一遍不懂，就念七遍；七遍再不懂，就念十二遍。」

廚司要高爾基把書念給他聽。有一回，高爾基念着果戈理寫的「塔拉斯·布爾巴」：塔拉斯是個老哥薩克人，他跟兩個兒子一同去打仗。小兒子因為愛上了一個波蘭姑娘，降了敵人——波蘭。塔拉斯把小兒子捉住了，親手打死了他。後來，大兒子在戰爭中被俘了。塔拉斯躲在樹上，親眼看兒子怎樣英勇的被敵人殺死。臨死的時候，大兒子喊，「爸爸，爸爸！你聽見嗎？」塔拉斯再忍不住了，從樹上跳了下來，赤手空拳跟敵人搏鬥，給敵人殺死了。廚司聽着

高爾基念，一會兒歎息，一會兒流淚，終於傷心的哭了起來。高爾基自己也被這故事深深的感動了。

在船上，高爾基讀了不少這樣的有名的故事。有時候，要洗的碗碟正多，廚司卻要高爾基去念書了，讓旁人來替他工作。因此，旁人都高興高爾基，他們硬說高爾基偷了船上的碗碟。廚司一再替高爾基辯白，但是沒有一點兒用處。最後，他歎息說：「唉，我是個傻瓜，我應該好好的當心你的。」他把高爾基送上了碼頭。

回到了外祖父家裏，高爾基有一個時期靠了捕捉一些小鳥，賣了錢幫助外祖母過日子。過了不久，外祖父又送他上那繪圖師家裏去做學徒。

一切還是照舊，砍柴，洗碗碟，擦地板，買東西……高爾基仍舊一天到晚忙個不歇，但是只要有一分鐘的空閒，他就拿起書來看。書使他離開了這悶氣的小屋子，把他帶到了無邊廣大的世界裏。他像挨餓的人找吃的一樣，到處找書，繪圖師家裏的舊雜誌他全看遍了，肯借書給他的都是他的恩人；他還省下錢來租書。在這些日子，高爾基一邊看書，一邊得小心的聽着，要是給繪圖師

的母親撞見了，不是挨打，就得挨罵。每天晚上，那老太婆用木片量好了蠟燭有多長，然後去睡覺；要是第二天發覺蠟燭短得太多，她就要找高爾基。爲了晚上好多看一會兒書，高爾基常偷偷的把那木片折斷一節。有一回，他看書看出了神，忘了在炊壺裏加水。繪圖師的母親發覺炊壺給燒壞了，抓起塊木柴就朝高爾基亂打，把他的背都打腫了。第二天，醫生在他背上鉗出了四十二個嵌進肉裏去的木刺。

但是最使高爾基苦惱的，還是不能好好兒念書。他因此又打繪圖師家裏逃了出來。這一段時間內，他又在船上做過洗碗碟的工作，在神像鋪子裏當學徒，在建築工場上當過小事務員，在小劇場裏幹過跑龍套，最後，又推了小車給酒鋪子送酒。生活又混亂、又困難。高爾基常對自己說：總得給自己想過個辦法纔成，否則就完啦！

有一回，他在人家門口等人家付錢，就坐在送酒的小車上，從口袋裏摸出書來看。他這樣用功引起了一個過路人的注意，兩個人就攀談起來了。那人是個中學生，他說，高爾基應該去求學，科學正需要他這樣的人；又說，只要到

喀山去，半年內把中學的課程自修完畢，就可以投考大學的官費名額；再過五年，就可以成爲一個學者了。他還舉出很多例子來，證明好些有名的學者都是普通的工人出身。

高爾基完全相信了這位好心的中學生的勸告。他決心跟他的新朋友一同上喀山去。外祖母流着眼淚送高爾基上船，她說：「我們不會再見面了，你是不肯安定的……」那時候，高爾基是十五歲。

大學

喀山的大學是很有名的。可是在沙皇時代，只有有錢人家的子弟纔能進這樣的大學。高爾基到了喀山，住在那中學生家裏。中學生的母親聽高爾基說了他自己的志向，不由的驚奇起來：「啊，你以爲這樣就可以進大學了嗎？」只一句話，高爾基的好夢就給打破了。

高爾基離開了那中學生的家，白天在碼頭上搬運貨物，晚上住宿在一個叫做「水晶宮」的雞毛店裏。

「水晶宮」裏的住客有碼頭工人、有流浪漢、有尋手、有乞丐、有窮學生、有妓女……他們生活很困苦，他們常喝酒打架。高爾基覺得，比起卑鄙吝嗇的城裏人來，他們要可愛多了。他們從不憂愁，從不怨命，也瞧不起城裏人。可是後來，高爾基漸漸對他們失望了。他看出，他們已經落在生活的深坑底裏，自己卻不想往外爬，更想不到去推翻那剝削他們的、把他們推到深坑裏去的社會制度。

高爾基決不讓自己落進這樣的深坑。他終於找到了一所革命青年的自由大學——一家雜貨鋪。雜貨鋪的老闆是個革命家，他開鋪子一方面爲着賺錢來做革命費用，一方面爲着好掩護革命工作。他那兒有許多科學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寫的書。充軍回來的犯人，被除名的大學生、工人、手藝人……常常在雜貨鋪店面後邊的小屋子裏祕密集會。高爾基在那裏看到了許多著名的歷史、科學、政治方面的書，裏邊也有馬克思的「資本論」，也參加了那樣的祕密集會。在會上，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，都從又大又厚的書本裏找出來一兩段話證明自己是對的。高爾基覺得，他們都是應該受到敬愛的人，因爲他們都想改

進人民的生活，都爲了國家的前途擔憂。

冬天到了，河上結了冰，碼頭上沒有要搬運的貨物了。高爾基在一家麪包房裏找到了工作。麪包房在地下室裏，老闆爲了隄防工人把麪包偷出去，在窗口上裝着鐵柵，就像監牢一樣。老闆苛刻殘暴，要工人們一天做十四個鐘頭的工。高爾基雖然這樣辛苦，但是還不肯把書拋開。他用木柴把書架在面前，一邊揉麪團，一邊看書，有時還念給他的同伴們聽。有一回，他想組織一次罷工，可是同伴們都不熱心，把他看成傻瓜。高爾基很奇怪，他的同伴們爲什麼會這樣的溫馴，甘心受老闆的欺壓。

後來，那開雜貨鋪的革命家爲了展開工作，也開了一個麪包房，要高爾基去幫忙。高爾基很樂意的去了。這麪包房已經引起了沙皇的憲兵的注意。憲兵曾盤問過高爾基，搜查過高爾基住的屋子，他們覺得這個老在讀書的手藝人非常的靠不住。

高爾基仍舊經常參加祕密集會。他漸漸的發覺，那些知識分子嘴上雖然把勞動人民捧得很高，行動上表現的卻不是那麼回事。他們好像故意降低了